

第五个死者

DI WU GE SI ZHE

【苏】瓦·贝科夫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第五个死者

〔苏〕瓦·贝科夫 著

姜长斌 高文风 译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КАРЬЕР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 4 — 5 • 1986

责任编辑：孙厚惠

封面设计：邢运福

第五个死者

Diwuge Sizhe

〔苏〕瓦·贝科夫 著

姜长城 高文凤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2 4/16 • 插页 8

字数：24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7-00515-6/1·86

定价：3.75元



瓦·贝科夫

译者 序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贝科夫这一名字，对于我国读者并不陌生。早在60年代，他的力作《第三颗信号弹》便已由李俊民同志译成中文。70年代后期，尤其在80年代，他的另一些优秀之作，如《一去不回》、《方尖碑》、《活到黎明》、《苦难的标志》等，也先后介绍到了我国。

贝科夫生于1924年，是一位白俄罗斯作家。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先后在步兵、炮兵中服役，曾两次负伤。他在1949年初登文坛，1960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之作——中篇小说《仙鹤的叫声》（一译《鹤唳》）。

60年代，他写有中篇小说《第三颗信号弹》（1962，曾获1962年度白俄罗斯国家奖金）、《阿尔卑斯山赞歌》（1964）、《陷阱》（1964）、《前线纪事》（1966）、《死者不痛苦》（1966）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战时生活的严酷画面的真实性，事态发展的悲剧性，对人物心理分析的准确性和叙事风格的简练性。所描写的残酷的战争环境，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考验——这一切决定了作品的紧张、壮丽。正是这些环境和考验提高了人的律己性和责任感的程度。作家总是通过战争中

的具体行动显露出主人公身上的人性。这些主人公具有批判的思维能力，评价一个人的尺度是该人对义务、对战争、对同志们的态度。

70年代是贝科夫创作的成熟期。他写有《索特尼科夫》(1970)、《方尖碑》(1973,获1974年度苏联国家奖金)、《活到黎明》(1973,获1974年度苏联国家奖金)、《狼群》(1975,获1978年度白俄罗斯国家奖金)、《他的营》(1976,获1978年度白俄罗斯国家奖金)、《一去不回》(1978)等六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些作品的体裁带有寓言故事的性质。作者总是迫使主人公处于必须作出何去何从的抉择境地(如《索特尼科夫》、《方尖碑》、《活到黎明》、《狼群》)。这种寓言故事形式深化了作品的哲理内容，使叙述的事件具有最高的和普遍的意义。采用这种形式乃是哲理和诗意结合的结果，它促进了内容意义的升华，同时也增强了作者本人的主观评价因素。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普通士兵、青年军官、游击队员。贝科夫着力突出的是这些人物的个性，突出他们面对死亡威胁保持人的尊严的精神，他在这些作品里扩展了英雄行为的概念。人物建树的功勋并非同出一个模式，不仅仅在战斗中。功勋也表现在“对抗环境的威慑力量”，经受住面对面的对敌搏斗，面对死亡保持做人尊严等方面。他的作品情节素以紧张、尖锐著称，其内容总是决定于在“两种互相对立的体系和世界观……发生重大冲突，以及面临抉择问题的条件下”人的命运和心理活动。

80年代，贝科夫创作的新作主要有中篇小说《苦难的标志》(1983,获1986年度苏联列宁奖金)、《第五个死者》(原篇

名《人坑》等。在《第五个死者》中，作家以新颖的结构，把主人公对过去的回忆和现实的作为巧妙地交织一起，相互映衬，相互补充。过去是现实一切的依据，现实是过去一切的延续和发展，由此揭示出二次世界大战除生命、财产损失外，给苏联人民带来的精神、道德、心理、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影响。作家自始至终用一个又一个悬念吸引读者：主人公为何在年老多病之时每日挖掘“人坑”不止？其结果如何？从而使故事情节始终处于紧张发展之中。小说的末尾，主人公终于功亏一篑，决心留下一隅之地，放弃了澄清多年折磨心灵之谜的强烈愿望——这一情节发人深省，寓于哲理，是作家独具匠心的安排，意味隽永、深邃，耐人咀嚼。小说涉及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里有道德伦理、社会观念，对旧的生活准则、道德观念的反思，对现行规章制度、人际关系的质疑，以及对社会风习、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探讨，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主人公的心灵感受、内心独白表现出来的，因此心理分析仍是这部作品的主要特征。主人公不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出类拔萃的英雄，他有自己的弱点，有人的七情六欲，因而他更具有典型性，反映了一种在生活中很容易见到的社会类型。这些恰恰反映了作家的美学原则：现实是肯定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规则的“经验现实主义”，它只是强调作家在创作中首先依靠的是自身对生活的直接认识和道德上的真实感。

1988年1月20日

于哈尔滨

第一章

刚一醒来，梦幻就消失了。阿盖耶夫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一动不动地又躺了一会儿，闭着眼，似乎怕剩余的点儿睡意溜得一干二净。

最近几天，他总是不到时间就要醒来。这时，天还没有放亮，帆布帐篷里仍然一团漆黑，四周是死一样的沉寂。半夜里或者黎明前总是这样的。还有些冷意——他那长着鬓须的两腮和凉嗖嗖的头顶，都让他感到了这一点。一夏天他都没有养成把脑袋钻进睡袋的习惯；晚间用不着这么做，帐篷里还长久地积存白昼的余热。只是到了夜尽昼来之前，下了露水，帐篷变得有些湿润的时候，才会感到这种凉意。还有，阿盖耶夫早已失掉了年轻时那一头粗硬的、不肯驯服的浓发。流年似水，头发变稀了，失却了往日的华贵，秃顶面积扩大了，脑袋对于冷暖也就变得敏感了。有什么办法呢，合乎规律的事——生活就是这样啊。

起床还太早，再说，实在舍不得从裹紧身子的、暖烘烘的睡袋里钻出来。他继续躺着，闭着眼，蒙眬中聆听着宁静里近处树叶发出的窸窣声。正是树叶均匀的悄声细语或者不安的哗噪，每夜伴他入睡。它有时由喧趋静，但到早上复又

变得惶躁不安、清晰可辨了。一个夏天以来，阿盖耶夫对它早已习惯了，几乎达到充耳不闻的程度——树叶声成了他在这荒凉的人坑坟场边沿上单调孤独生活的一部分。

稍远处，从大路对面的村镇边上院落里传来了尖细的狗吠声。阿盖耶夫知道这条狗，它有时跑近阿盖耶夫的孤僻住处，保持着一段距离，从远处盯着在帐篷外忙来忙去的阿盖耶夫，显然是想得到某种犒赏。阿盖耶夫从小就不喜欢狗——尽管对它们并不怀有恶意，因此，狗能够觉察出阿盖耶夫的冷淡态度，不敢强求友好。那条狗不知是对园子里的猫还是鸟吠叫了几声，就停住了。阿盖耶夫开始等待别的响动。通常，在万籁俱寂的早晨，第一个传来的是一阵因为穿过旷野而变得闷声闷气的嘶哑喊声——那是一栋亮黄色高屋的女主人去牛棚里饮牛。她似乎在奶牛身上发泄着对生活的不满，有时还夹杂一些恶狠狠的粗话，真有些使这夏天的晨寂黯然失色。阿盖耶夫有几回隔着院栅看见过这位女主人。她并不太老，身躯宽大，嗓音低沉，总是穿一件旧棉袄，动作充满家庭女主宰的自信。不过今天却没有听见她的声音——也许，华舍的这位女主人是睡过头了。阿盖耶夫边倾听着，睁开双眼——低矮的单人帐篷已经从晨昏中显露出熟悉的内部情景：门帘上的袈裟带儿，帆布上不知怎么染上去的、已经褪色的褐斑，一道弱光透过门帘底部硬币大小的孔洞射了进来，这个小洞是前不久被篝火火星烧穿的。

看来，该起床做事了。可是在钻出睡袋之前，阿盖耶夫又想了一下：今天是几号？他费了一番思索，终于确定：今天是8月3日，也许是4日。他习惯于昼夜交替，因此对星

期几总是记得很清楚，可月日呢……他得借助报纸才行，而最近几天由于埋头在坑里干活，一直没去取报，也没人替他收转，结果连日子都弄糊涂了。“老喽，老喽，”他心里嘀咕着。是啊，如今的记忆力可不是年轻的时候了，它有时会出其不意地使你陷入尴尬境地，常常要花很大气力去回想一些本来不可能忘记的事儿。特别是人名、地名、日期。前不久他发现，自己竟怎么都想不起1941年同他一道偷渡包围圈的排长的名字了。那个名字干脆从记忆里一笔勾销了，只记得他姓莫洛科维奇。但这也就算不错了。

转眼之间天色更亮了，帐篷里看得更清楚了：一件夜里变得皱皱巴巴的锦纶夹克衫堆在脚下，一件沾满尘土的针织运动衣扔在身旁，还有一只系白带的印度热水瓶，它能盛一公升水，通常他总是睡前放在身边备用，帐篷入口处放着一双肮脏的运动鞋。他的其余“财富”都放在篝火旁或帐篷外面。开始在这里挖掘的时候，晚间他都是把东西收进帐篷里，结果弄得自己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了。可是过了一阵子，他就明白了，那些东西扔在帐外谁都不需要，没有人会动它们。他也不再收拾了。很少有人到他这里来——除了有个把从田里归来的行人以及舒尔卡和阿尔图尔。那是两个看上去胆小怕事的男孩，通常他们总是坐在坟场栅栏外面的地上，一声不吭，远远地瞧着围着茶炊准备早晚饭的阿盖耶夫。都是些平庸的活儿：点篝火啦，烧开水啦。当然，篝火对孩子们是有吸引力的，不过不久前阿盖耶夫在村镇商店里买了凝固燃料片，这对他的小家小业可是方便极了，煎个鸡蛋，热个罐头牛肉，烧水煮茶什么的都成。开水喝不完就倒进暖瓶

里去。有时，阿盖耶夫不生火也能过得去。偶尔逢节假日的傍晚，还有个叫谢苗的男人也到坟场这儿来。他又高又瘦，只剩了独臂，不过这是一只时刻不肯闲着的有力的独臂，要么是转动烟斗，要么是用棍子搅动砂子，要么是干脆在空中抽甩那根棍子，用来加强语气。他来时总是带有醉意，或者至少给人的印象是这样。他从不问东问西，只是自顾自地说着那些让他心烦的事情，再不就是回忆陈年往事。他抱怨的是如今世上的事一团糟，追忆的是战争年代。看来，那场战争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开头时，阿盖耶夫只是将信将疑地听着，对谢苗忽东忽西的滔滔不绝抱有某种反感。不过渐渐地就对谢苗说的一切确信不疑了。至少，过去的事情他说得都对。谢苗从不胡诌，连添枝加叶都不会——看来，谢苗不过是缺少必要的想象力，并且被回忆淹没了。他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上帝保佑，每个人都能这样才好呢。

阿盖耶夫钻出帐篷时，天已大亮。太阳正从坟场厚密的树墙和村镇后面升起，坑沿上没被踩过的青草闪烁着银白色的露珠，帐篷由于挂满露水而显得沉甸甸的。阿盖耶夫瑟缩着，裹紧身上的锦纶夹克。他正在想：要不要做做早操，或许最好是喝些热茶，暖瓶里的水可能还热着呢。夏天开始时，他每天早上都做一遍他的十六节操，可是后来当他埋头干活以后就几乎不再做了。对于锻炼肌肉和关节来说，单是在坑里干的那些活就足够了。开头那一两周，他天天夜里觉得疲惫不堪，两臂酸痛，但是随着他对掘土工作的专心致志，这种疼痛就消失了。主要的是，他顾不上去注意那些腰酸背疼了。他明白，得善于忍受疼痛，特别是干活带来的疼痛。早

些年他忍受过比这厉害得多的痛苦，受过两处伤，其中一处几乎使他一命呜呼。也许是由于他体质健壮，年富力强，终于创造了奇迹。真的，他能死里逃生，可真是奇迹。

阿盖耶夫站在帐外，从暖水瓶里倒满一塑料杯温吞吞的浓茶，一饮而尽。清晨，他还不觉得饿。10点钟以前他总是尽量不进早餐，他总是恪守自己的进餐规则，哪怕是饿着肚皮挺一阵呢。当然啦，挺一阵之后又常常会发现，他实际上没啥可吃的：要么面包没有了，要么牛油吃光了。牛油是他到区供销合作店买的，一次够吃几天。他老早就喜欢牛油，它很抗饿。可惜，那种含有和兰芹油的上一年度的货已经卖光了。它比较新鲜，切下厚厚的一片时，上面有一层淡淡的绯红色泽，没有什么邪味，适用于煎鸡蛋。鸡蛋是从坟场对面村庄路口上一位富于同情心的老太太那里买的。这位老太太跟他讲过一些镇子里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发生过的事。非常遗憾，战时她住在火车站上，离这儿两公里远，镇里的情况她说不完全。最近几年村镇飞速扩大了，同车站连成了一片。早先两者之间横着一片燕麦田，一条大路在两排白杨树的簇拥下直贯其中。大路穿过道线，拐向一座小车站和一簇附设建筑物。

阿盖耶夫拿上铁锹，穿过草地，来到了坑沿。这时朝阳已经从树丛后面升上低空，在布满露水的斜坡上投下宽大的阴影，同时把坑口和对面的豁口照得通亮。深深的坑谷还凝聚着夜晚的清涼。遍布挖掘痕迹的谷底隆起一座土堆。这是一个月前用推土机堆起的。推土机是阿盖耶夫费了好多口舌才在这儿的农机公司借用了半天，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而

把这座长满莠草的荒坑搞得更加凌乱不堪了。后来，阿盖耶夫操起铁锨，用了一个夏天，把坑底都翻遍了，只是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不过他心里一直暗暗地存有一线希望，它象一颗微弱的火花温暖着他的心，他老是想：马上就会真相大白！毫无疑问，推土机完全不适于这种挖掘工作，它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搬掉一座土山，从这端推到另一端，但是阿盖耶夫却来不及细看闪亮的钢铲推起的土里有什么东西。现在他只寄希望于铁锨了。他一天又一天地期待着：这把铁锨很快就会揭示一切，而这就是他活在世上的隐秘目的和全部意义。

还得沿着坑沿走一段，才能踏上进入坑底的路。那里等待他的是昨天没能干完的活儿——要把一堆已经开挖的泥土和建筑垃圾混在一起的小丘，一锨一锨地甩到又高又陡的坑边上。可是坑底仍是黑黢黢的，喷散着夜间积聚的阴冷。阿盖耶夫在坑沿上瑟瑟地打了个冷战。他正是站在四十年前的老地方。那时，他遍身血污，强抑颤抖，向着生命诀别。这可怕的不公平的过早夭折，真够令人惶惑绝望的了。他还清楚地记得，他半裸着身子，赤着双脚——靴子在枪决前给抢走了，双脚几乎毫无知觉，它们僵硬地埋在初冬季节齐踝深的冰冷泥浆里，雪花飞旋，在黎明前的黑暗里落个不停。

阿盖耶夫开始干活了。他铲起被推土机推得松散的泥土，抛向坑沿。土里夹着各种垃圾：腐烂的板头、熏黑的砖块——显然是拆修炉灶的倾倒物。但在多数情况下碰到的是板结的砂砾，铁锨发出阵阵碰撞声。真正的砂子这里并不多，可能早在战前就被居民们用作建筑材料或主要是满足各家需要了，例如，修个炉台、打个地基、抹个墙面什么的。在那可怕的

一年，当命运把阿盖耶夫抛向这里时，他足不出村，从未来过坟场，只是到了那个恐怖的、几乎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早晨时，他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坟场。

现在四十年过去了。阿盖耶夫在一个春末的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再次来到这里。这时他已经成了鳏夫，也退休了。开头，他大吃一惊，简直一切都认不出来了，昔日的小村镇俨然成了一座市镇。至少，镇中心变得不可辨认了。早先的集市广场一直拓展到了教堂跟前，教堂的院栅不见了，广场对面矗立着区执委会的三层大楼，再走过去，在大道的路口，就是一座庞然大物——水泥抹面的百货大楼。大楼门外有一座小小的街心花园——一排靠木棍支撑的瘦弱的小树和一条镶有砖边的小径。小径很短，直通围有铁栅的混凝土方尖碑，碑的正面贴着一方宽大的大理石板。铁栅的小门敞开着，看样子可以随便进出。碑前的混凝土台阶上，安放了几束枯萎的丁香花，包裹花束的玻璃纸已经给风吹开了。但是阿盖耶夫没有带花来，因此没有走进去。他手扶栅栏的菱尖，读起碑上密密麻麻的姓名。关于方尖碑，他在镇上就听说过，来过小镇的朋友也对他提起过。他还给区执委会写过信，得到的回答是，地下工作者也掩埋在这里。现在可以不费力气地读到他们的姓氏了。他们的名字刻在那令人辛酸的名单末尾。与前边的人不同，地下工作者都未注明军衔。是的，除了莫洛科维奇之外，别人是没有军衔的。

名单里没有她。

可是为什么没有她呢？难道说，她死里逃生了？也许，她不是在这里牺牲的，是给运走以后死在德国集中营了？虽

说那个年月里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不过四十年来阿盖耶夫一直认为，她不可能逃脱厄运，结局肯定跟别人一样。至少说，那年秋天的可怕经历使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绝境，只好束手待毙，只有他阿盖耶夫偶然地、幸运地逃脱了死神的魔爪。在那种处境下同时发生两桩偶然的机遇——难以想象的事，他根本不相信会有第二个人逃出来。他觉得，可能是发生了误会，再不就是没找到她的尸首，也许根本没去寻找。因为只有他阿盖耶夫一个人知道她的事，当然，还有破获案件的警察局知道。不过，现在不能指望问那些警察；文件也别想找到，他们早就毁掉了一切。

只有一条出路了：到处打听。

他离开纪念碑，向四周张望一下。广场是完全变样了，但教堂还在，它对辨别方位很有帮助。应当往前走，拐进胡同，再顺路往前走。阿盖耶夫克制着内心的激动，疾步从镇中心向郊区走去。他首先要去的就是绿荫街——一条他非常熟悉的小街，街旁是一排普通的木屋。宅边的小块果菜园地同一条深谷相邻。谷底溪水潺潺，谷坡老树掩映。阿盖耶夫非常高兴的是，这里除了有些房舍显得比过去破旧，而另一些则黄墙耀眼、修葺一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街口是一栋高大的三窗房舍，正面钉有薄板，房顶厚重，包着德意志式的方角木瓦。阿盖耶夫克制着剧烈的心跳，往前走去。小街不长，他从远处就认出了那片熟悉的修补过的屋顶。那是巴拉诺芙斯卡娅的屋舍，他曾在那里住过差不多三个月。

不过，随着脚下灰尘飞扬的土路离房舍越来越近，心花怒放的阿盖耶夫也就渐渐地冷却下来。越来越多的衰败景象

映入了他的眼帘——临街一面，庭前小园后面的窗户上钉着长板皮，厨房山墙上的窗玻璃七零八落，成了一孔黑洞，早先这里虽然也没有栅门，但院内却优雅舒适，铺满小块鹅卵石，挖有排水沟，现在则长满了莠草。看样子，房舍早已没人居住，它正在那座嵌入地面的凹凸不平的房基上静静地死去。四十年过去了，也许，只有宅边的果园变化不大，尽管它也因为无人侍弄而显出荒凉景象：对着厨房门口的那棵高大的老槭树没有了，院子另一端的小凉亭也不见了。

阿盖耶夫没有进院，朝前后左右环顾着。没有特色的街景，似曾相识又不曾相识。不幸的是，他把邻居都忘光了，只记得房舍对面住过一位沉默寡言的中年庄稼汉。巴拉诺英斯卡娅常为琐事找他，好象他和女主人还沾点亲戚关系。阿盖耶夫想起这一点之后，便走到对面，推了一下不高的木板栅门。肮脏的狗窝里，一只机警的长毛狗朝他狂吠起来。立刻，从边房的门廊里走出一位身穿褪色的淡蓝萨拉凡^①的苗条少妇。

“您好，”阿盖耶夫瞧着她那年轻而又淡漠困惑的脸色，尽量和蔼地说。说完之后，就停住了。不知道还应该说些什么。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但女人既不制止犬吠，也不请他进屋，她还想听来人的下文。“您知道，对面住过一位巴拉诺英斯卡娅……”

女人站在敞开的门里，耸了耸晒黑的肩膀，朝房舍正门喊了起来，声音很低沉，象是刚刚睡醒似的：

① 俄罗斯民间女人穿的一种无袖长衣。——译者

“维克多，出来！有人打听什么巴拉诺美斯卡娅。”

“是谁呀？”房舍里有人瓮声瓮气地应道。

“出来嘛！谁，谁……”

正门里走出一位身穿白背心的年轻人，手拿一只正在冒轻烟的烙铁。他喊了一声，狗立刻不再吠了。女人从他身旁挤进正门，从里面传来婴儿的急躁哭声。

“我想打听一下，对面住过一位邻居，姓巴拉诺美斯卡娅，”阿盖耶夫由于激动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她……她后来怎么样啦？”

“巴拉诺美斯卡娅？哪个巴拉诺美斯卡娅呀？早先那里住的是瓦留卡，他们开荒去了，不是三年前就是四年前。”

“瓦留卡……那么您……请原谅，您多大岁数？”阿盖耶夫不知所措地微笑着，有些明白了主人的回答。

“我吗？28岁。怎么啦？”

“只是问问，没什么，”阿盖耶夫一下子全明白了，“请原谅，您知道，我是弄混了。”

“是吗？常有的事……”

阿盖耶夫顺手带上了栅门，漫无目的地沿街走去。他想28岁的维克多生于五十年代末，毫无疑问，在那以前，巴拉诺美斯卡娅的房舍里可能已经几易主人了。要是能在这条街上找到战前的老住户就好了，从他们那里肯定会打听到更多的事情。阿盖耶夫回头瞧了一下——穿白背心的维克多还停在院子里。阿盖耶夫转身走了回去。

“对不起，您能告诉我这条绿荫街上的老人谁还在吗？要战前就住在这里的。”